

開放文學－江湖俠義－小五義 第六十一回 因打虎巧遇展國棟 為吃肉染病猛烈人

且說韓天錦到了菜花村丁大官人家中，在外面等著，給他拿出衣服來換上，雖然不合身體，暫且將就穿上。現讓人出去買辦，買了合身的衣服、頭巾、靴子、帶子，洗了臉，穿戴起來，更是英雄的樣子了。帶著到裡邊見了見女眷，擇日起身，書不可重絮。起身的時節多帶銀兩。道路之上為了難了：韓天錦睡覺不起來，叫不醒，怎麼打他也不醒。故此就耽延了日期。

這日往前正走，忽然間進了山口，到了山裡頭一看，怪石嵯峨，山連山，山套山，不知套出多遠去。算盡在山裡頭走路，倒也沒甚坑坎，一路平坦。大官人說：「此山我看著眼熟，好像百花嶺。要是百花嶺，咱們這塊兒還有親戚呢。」盧珍問道：「大叔，什麼親戚？」丁大爺說：「就是你展三叔的兩個哥哥，一位叫展輝，一位叫展耀。二位皆作過官，只因奸臣當道，如今退歸林下，守著祖塋。他們祖塋就在百花嶺，此處可不定是與不是。」

正說話間，忽然一陣風起。這風來的真怪，冷颼颼的透體，並且裡頭帶著些毛腥氣。

盧珍說：「大叔，別是有什麼猛獸罷？」丁大爺說：「我正要說呢。大家留神，各處仔細觀看。」韓天錦說：「哈，你們瞧，好大的貓！大貓！大貓！你們這裡瞧來罷，好的大貓！」盧珍說：「大哥哥，那不是貓，是個老虎。」盧珍、丁大爺都看見在山峰缺處一隻斑斕猛獸。每遇著要行走之時，把身子往後一坐，將尾巴亂攪。尾巴一動，自來的就有風起，不然怎麼「虎行有風」呢？久入山的人一一或採樵，或打獵，都會看風勢，不然盧珍、丁大爺見風起的怪，又有毛腥氣，就疑有猛獸，真是：

風過處，有聲鳴。轉山彎，現身形，他若到，百獸驚。靠山王，威名勝。躡深澗，越山峰。八面威，張巨口。將身縱，吐舌尖，眼如燈，噬剛牙，烈而猛。真個是雲從龍來，虎從風去。

盧珍說：「哥哥，會上樹不會？」天錦說：「小時打柴，什麼樹不會上？」盧珍說：「急速快些找樹，不然山王一到，就沒處躲避了。」天錦說：「我為什麼躲避？還要把他抱住呢。抱回家去，教他們瞧大貓去。」正說話間，就見那只猛獸走動，躡山跳澗，直奔前來了。大爺、盧珍早就藏於樹後，隱避身軀，亮出兵刃，總怕猛獸前來，就顧不得韓天錦了。焉知韓天錦迎著猛獸前來，乍紮著兩臂，笑哈哈的嚷道：「這來，大貓！大貓，這來！」頭裡有段山溝隔住，天錦躡不過去，只可就在東邊等著這只老虎。那知這虎縱身就躡過山溝，又躡起一丈多高，對著韓天錦往下一撲。盧珍就知道大哥這個禍患不小。焉知天錦也算粗中有細，見虎衝著他往前一撲，自己一躬腰，也就衝著他往前一撲。老虎撲空了。老虎的前爪一空，天錦就把老虎的後爪攢住，用平生之力掄起這只虎來，望山石一摔，只聽見「爬噉」一聲響亮，那虎「嗚」的一聲吼叫。再瞧韓天錦，把虎腦袋上皮毛抓住，一手把尾巴揪住，連踢帶打，那虎「嗚嗚」的亂叫。踢了半天，索性他把虎騎上，一隻手抓住了腦門，一隻手把老虎眼「撲哧」的一聲，打瞎一了只，一換手，又把那只虎眼也打瞎了。那虎「嗚」的一聲，就成了一隻瞎虎。又打了半天，竟把那只猛獸打的絕氣身亡。這虎可也不大，並且已經是帶過傷咧。也是天錦的神力，這才將他打死。可把大官人與盧珍瞧了半天，連話都說不出來，暗道：「天錦有多大的臂力！」霹靂鬼見虎不動，說：「這個大貓不動了，我該抱去讓他們瞧去了。」

盧珍說：「不要，誰也不瞧那個。」

正說話間，就見西邊山坡上有一人嚷道說：「那是我們的貓！」盧珍說：「我打著就是這韓大哥管他叫貓哇，還有叫貓的哪。」瞧這個人身量不甚高，頭上高髮髻，身穿青緞短襖，腰繫紗包，青緞褲襠，薄底靴子；黑挖挖的臉面，四方身軀，祖眉大眼，聲音宏亮。他說是他的大貓，隨即跑下山來，走山路如踏平地一般。看看走到這段山溝，喊道：「那個大小子！還我貓！」盧珍說：「哥哥，給他罷。」韓天錦說：「便宜他。黑小子！過來取來！」那人說：「大小子！你給扔過來。」天錦就把這只虎抓起來。盧珍說：「哥哥，扔不過去，山溝太寬，讓他過來取罷。」韓爺偏不聽，一定要扔將過去。

盧珍怕的是扔不過去，吊在山溝裡頭不好去撿，又讓他人恥笑。韓爺那裡肯聽。離山溝不遠，提著這只虎悠了幾悠，往前一跑，「嗖」的一聲，竟自扔過去了。盧珍與大官人更覺著吃驚。那人說：「呔！我那是個活貓，這是個死貓，我不要，要我的活貓。」天錦說：「就是死貓，沒有活貓。」那個說：「我要定了活的了。」天錦說：「要活的，你扔過來。」那人說：「使得。」「爬噉」一聲，照樣又扔過來了。天錦提起來說：「就是這個。哎！要不要？」「嗖」的一聲，又扔過去。那人復又扔過來說：「沒有活貓，你就別走了。」韓天錦隨說：「你過來，黑小子！」那人說：「使得，你那裡等著罷，大小子！」就見他順著山溝，往南就跑。

不多一時，就在溝的東邊，由南跑來。丁大爺看見兩個人撞在一處，伸手要打。就見西北上有人嚷道：「少大爺，又與人打架哪，員外爺來了。」那人說：「別打了！別打了！咱們員外來了！」一伙人看看臨近，內中有一個員外的打扮，高聲嚷道：「原來是丁大弟到了。」大官人一告訴盧珍說：「這是百花嶺，我們親戚來了。」看看來到山溝，說：「大弟從何而至？你在那邊略等，待我過去。」往南原有一個搭石橋兒。不多時來到面前，大官人過去行禮，早被展員外攙住，說：「怎麼過門不入，什麼緣故？」

丁大爺說：「我們連一人沒遇見。我看著像百花嶺，正同我姪子這裡說哪。給大哥見見，這就是盧大哥之子，他叫盧珍。這是你二叔。」盧珍說：「二叔父在上，姪男有禮。」

展員外說：「賢姪請起。怪不得說將門之後，名不虛傳。」大官人說：「呔！你也過來見見。」天錦說：「見誰呀？」大官人說：「這是你二伯父。這就是韓二哥的義子，他叫韓天錦。」韓爺就跪下磕頭。展二爺說：「這真是英雄的氣象。我空有兒子，真不好給見。國棟，過來見見，這是你丁大舅，過去磕頭。」國棟給丁大爺磕頭。展爺又說：「再給你盧大哥、韓大哥見見。」彼此對施一禮。

展二爺往家中一讓，大家一同前往，拐了一個山彎，就到了一所莊案。進了大門、二門，到庭房落座獻茶。員外問：「你們爺幾個，意欲何往？」大官人就把始末根由細說一遍。又問盧珍文才武技，皆都是應答如流。展二老爺歎息了一聲，說：「大弟，你看人家兒子，什麼氣象；看你那個外甥，方才你也見過，連一句人話都不會說。」大官人更覺歎息，說：「我倒想要那麼一個，還沒有哪。哥哥別不知足了，有子萬事足。」

員外吩咐擺酒。雖在山中居住，倒也是便當。把酒擺好，吩咐請韓公子：「那裡去了？」

家人說：「同著少大爺在西花園裡吃烤虎肉哪。」展員外說：「快把韓公子請來，人家比不得咱們家裡大爺，吃那個東西啃不動，請他這裡喝酒來。」去不多時，回來說：「韓公子和少大爺吃烤虎肉吃的對勁，商量著要拜把子哪。我們一定要請，要把我們的腦袋擰下來。」大官人說：「既然那樣，也就不叫他來了。他們二人對勁，倒很好。」

然後大家用酒。

書要剪斷。直吃到二鼓方散，在西書房安歇，預備的衾枕是齊齊整整。霹靂鬼與打虎將，他們是一見如故。原來回來的時候，他們就岔了路了，把虎抗回來，他們就吃開了烤虎肉了。天錦本沒吃過，起先吃著過不得滋味，嗣後來是越吃越香，吃了個□成飽。

人家與他預備茶，他都不喝，非喝涼水不可，把涼水喝了個夠。大官人叫本家家人把他找到書房，進門就睡。展員外也陪著在書房安歇。天到三鼓後，大家安歇。天到五鼓，霹靂鬼大吼了一聲。眾人驚醒一看，天錦把眼睛一翻，四肢直挺。若問什麼緣故，且聽下回分解。